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蘇 東 坡 集

(三十)

蘇 軾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蘇東坡集

(三十)

蘇軾著

國學基本叢書

蘇東坡集續集

卷第十

頌九首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太常博士周乘以文行選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乘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燾冒其子孫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羹頌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盃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盃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飯炊飯如常法旣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不又爲盃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菴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個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寶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豬肉頌

淨洗鑊。少着水。柴頭罌。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檗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須着藥攻。寒將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盃羹。勸破天下禪和子。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癡東禪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贊五十一首

李端叔傳神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呼。將爲既琢之玉。以投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遊戲此世。而特出於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

既滅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罇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鳧擁髻顧影者眞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眦非列仙之臞儒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序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予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既成子雲戲予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東莞資福寺再生柏贊

生石首肯柴松肘回是心苟眞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柏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尙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樗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爲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眇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救月圖贊

癡慕樹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蠢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題王鶴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鬢聳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畫佛贊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並證無上。永不退轉。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

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笑。不起於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乃爲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常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凝怖。

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飢殮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旣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并引卽師子屏風贊

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有詩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山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再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額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洒掃庭戶窗牖廓然虛空無人願受子言

獨懷贊

黃沙枯憫骸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種在膝。貝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顛百皺。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額。音權輔骨也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霆。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執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旣去一作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旣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面門月滿。一作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輓物。輓一作駭。如火自蒸。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大一作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箭一作已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一作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蒼秀水暖。龜魚出戲。獨一作怒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卽渠儂口。不知誰踏

誰殺。何緣自吸自受。曇秀作六偈述龐公事東坡讀而首肯之爲書此贊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齋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邪。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岡與冥。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南福其庭。注然天醪涌其冷。汰選妙士守籥扃。儵然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杏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一云子由作

老聘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彼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予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卽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鈇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們槌。爲君打鼓。

普照王贊 卽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豈彼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銘三十五首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黯黹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鷗而一鷗。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裙靴銘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硯。髻背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卽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敬墨以爲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墨雲浮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

一作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畫水之變。獨一作蜀兩孫當世一作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古今畫水唯作平遠細皴。獨有孫知微畫活水。盡其變態。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德威堂銘并敘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荷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

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一作兩河。四方其訓之。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葬枯骨銘 并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稿鷗。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卓錫泉銘 并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飪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枕榔庵銘 并敘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枕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肩最。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魍魎。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 并敘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攜新茶。鑽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脈。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英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鯁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坐使此邦。晝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闔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瑣。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爲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寶。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寶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蟠葉。雲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犂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攪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根

撥檣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闐然於一葦之航。與鷗鷗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榔。

九州瓊

釣漁得九州之瓊。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 并敘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願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鯨鼉。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鱓。逝將去而返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啓六十二首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尙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妣。往款高閨。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兪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假塗治境。卽諧披奉。預切忻愉。

謝韓舍人啓

某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願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鈞陶。二字一作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穎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恩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才簡上心。名高省闕。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得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答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臥鎮。敢緣厚德。尙許兼容。恭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惠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灑沈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循下策之施。敢圖天聽之卑。乃辱璽書之賜。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元聖。師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己羞。故衆人皆樂以善告。遂緣過聽。致此曲恩。某敢不祇服訓詞。益修吏職。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涓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材。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

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人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某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某亦恃有執事之英鑒。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至殊等。實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才。非顧當時之所悅。渺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衆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毫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臥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幙府之優閑。再枉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樽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屢朝。體河嶽之兼容。納涓塵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況復終身之幸。其爲感激。難盡敷陳。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鷲塞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慚。實爲大幸。恭惟某官。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爲大澤。尙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以日爲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人惟求舊。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將。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剽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稀。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某限以郡符。阻趨牆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上監司謝禮上啓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偉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隳。勉知策厲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宜寫莫周。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官。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既。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一作時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羣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爲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紆於誠意。卽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疎上記。遽叨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旣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猷尙熾。參對未期。伏冀精頤。別卽迅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閫。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爲。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直。重易關防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紆北顧之憂。卽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優三最之勤。商夢懷人。方徯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爲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榮疎傳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華袞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闈濯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駑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抃于懷。敷述罔旣。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役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後知天意。凡在含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履信體仁。秉德直義。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阻候門牆。瞻頌之深。敷宣罔旣。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警告以日。卜臺觀之黃綬。史書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

傑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賀正啓

伏以葦桃在戶。磔釀以餞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嗣歲。在時爲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洽斯民。才高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謁無階。頌詠之深。數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仆鼓。而以將帥爲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藜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爲己。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茲爲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過辱緘封。永敦爲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邇無世祿之嫌。遠絕茅衡之弃。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爲儒者竊祿之私。某官學古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爲己。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妄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分闊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爲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爲喜幸。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明。遠繼父兄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徒有得賢之慶。感忭之素。寫述難周。

答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邇。欣謠頌之藹然。緘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柝之相聞。矜式百爲。知伐柯之不遠。其爲欣詠。難盡名言。

上號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漑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贍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山之況。魚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稜盡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僊星言而夙駕。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賓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庥。舉增抃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悃悞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王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幸。筆舌難宣。

答杭州交代林待制啓

伏審新易節旆。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某偶以庸虛。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卽諸瞻奉。尤切詠思。

答臨江軍知軍啓

泮水政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棲。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某官。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讚一作歌詠風流。近傳召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宣。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永膺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幸。過承謙德。先枉華絨。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祇率邦常。來脩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絨滕。過形謙抑。其爲感忤。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造朝。引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弘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遽辱移書之重。益慚爲具之疎。卽遂願言。徒增銘佩。副使啓

伏惟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餽牽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忤無量。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旣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飾吏。每假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奚旣。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卽諸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

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美績。議法造令。久裨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自開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其爲厚幸。未易究陳。著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郎選繁列星之經躔華使周爰凜外臺之風采

回答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冊府。國有得賢之盛。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鼇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疏示。深服撝謙。顧慚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意。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尤當重。顧懇辭之莫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爲憂，敢辱見慶。此蓋某官德惟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賁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退增愧慚。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尙，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疎逖，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己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履。永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息。彫朽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鈞屏下情無任。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損詩賦。場屋後進。挾聲律。一作技。以相誇。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媮弊。常切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問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師。一作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係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才。講求。一作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君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

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疇一作平。昔所欲。一作歎。於今遂忘。某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人之舉。飜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並游。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筮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願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言不能盡。一作不知所措。

謝應中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探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真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

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某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以堯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家。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答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閭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傅。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膠西甫達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載儀表一方議論信於中朝予奪公於多士衰罷無術既常荷於兼容勉厲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己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牢固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瀾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

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 代大中公

伏以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爲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卷第十一

書一首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常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

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能。陛下欲去積弊而立

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今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

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諍。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太煩擾。凡所譬劃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

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聚粟。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願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

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一作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

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行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

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之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一作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

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言。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操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異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

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齟齬。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屬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賦籍。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

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已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

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常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書三十六首

上皇帝書 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曩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滿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

名於官。授以卻切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危險。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

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

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閎。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收衽。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謂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質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鬪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高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

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網緼。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闕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一作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也。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麒麟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

卓絕而見效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日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脩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道。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憚惜道術。

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祕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改。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撫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嶼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甄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亦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啓。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手教。眷與益勤。感忤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門。方適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來使點涴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宣。軾再拜。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卻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

謝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爲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

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軾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軾謹啓。

謝范舍人書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闕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龍圖書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

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非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之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上荆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飭脩。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

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順時候爲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爲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略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辰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

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旣足以爲後嗣之累。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某旣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某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上呂相公書

某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鼻是平人。邢夔妄意其爲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卽免矣。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歸而念公言。旣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不省記中。行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爲定。作可憫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某始者亦以爲然。固已書過錄。黃甫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邢夔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邢夔臀杖編管。秦課兒決殺。似經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尙在尙書省。可追改也。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某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某材術短淺。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

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飢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持支。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與意外持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卽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尙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某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而官吏皆來見某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某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恤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某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某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某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明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流通。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乃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某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

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某奏乞以此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某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深戰悚。不宣。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廨宇書

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分。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某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長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某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流通。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而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中。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免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尙少一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某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脩完。未蒙開允。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糶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完廨宇。雖不及元計。料錢數。

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廢宇弊壞已甚。不可不脩。及今完葺。所費尙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廢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脩屋兩用而並濟乎。某愚慙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以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跂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某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某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尙闕大半。剗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急。害必及民。近蒙朝旨。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更望朝廷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只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上策也。此外只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帖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此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旣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某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叩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

萬一也。

與章子厚書

某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慙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狼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遣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於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殮。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

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爲笑。以此益羞爲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爲。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卻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與孫運句書

某啓。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

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橘辣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與王庠書

某啓。某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廿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三百三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旣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旣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不宣。某再

拜。

又

某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某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某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拙。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尙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

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答陳季常書

某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復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卻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某再拜。

與吳秀才書

某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住佳勝。感慰之至。某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服。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

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以煉氣服藥爲土苴耳。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至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言。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誤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尙在北。不遠常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韓諸子。皆有理。辭氣愴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躡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爲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可其所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重。目昏不謹。某頓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某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

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某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某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作帥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雛。雛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鷲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

與王定國書

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己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絕。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芥蒂。然後知公眞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揚州有侍其太保官於煙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腳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一是災難中。用貶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遞中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慰懸想。知攝二千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關數年。索我閩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旣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髣髴於庶幾也。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或爲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卽罷。非急用也。

窮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峒嶮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瓘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此人不唯於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某觀之。唯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人也。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況於嶺外。唯道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翛然清遠。計尊候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着鞭。多讀史書。仍手自抄爲妙。造次造次。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娛老。且以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爲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

與李方叔書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

之君子貧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某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以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以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某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爲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懽欣踊躍。轉相告語。誼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爲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爲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非有難辨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爲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

不知有勤卹之。如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懽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爲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飢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爲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進叔足下。僕狷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窗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無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狷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答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卽日起居住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閑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

久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鑄發。恐遂汨沒於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宥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齊居內觀。於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爲造人。景山有異書祕訣。倘可見教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答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留語於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遊常少。思念公不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爲廢之邪。更與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二編。及新詩碑刻。廢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爲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爲小字寫草書見惠。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謾寫數材。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某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卽承來命。少資嗚噓。

答陸道士書

啓某。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疴。所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見。子由。龔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事多從傅同年遊。近傅得漢東僧幙。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三生爲本。殆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答。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慶。

答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年矣。卽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

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卽日孝履支持。預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噫。自聞變故。卽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爵里之詳。今復覩此文。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與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人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某謫居已逾年。諸況粗遣。禍福苦樂。念念千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哉。玳瑁藥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等。一一捧領。感忤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少物報謝。慚負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爲厚幸。然竄逐中。唯欲親故謝絕。爲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太白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人。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爲聚其前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旣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爲學頗長。迨自宜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與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